



叫草哨子

幻想曲

◎岑玲飞

虽然公园离学校只有一路之隔，但家长们都等在学校门口，大多直挺挺地练着“站功”，也有的把屁股的三分之一架在扁担般狭窄的栏杆上——家长们怀着孩子小升初面试是否顺利的思虑，都没有闲心“考察”或者“欣赏”学校周边的环境。

这公园的格局十分简洁，在种树的区域种着一棵棵樟树，密集得好像是树林子，伸手就能摘到叶子，是新植的。在没有植树区域，尽是一览无余的青草，不那么排列整齐长短一致，但也不是恣意疯长脚不能入。公园通着田野，不设围栏，看着很有野趣。

公园里的坐椅寥寥无几，但这寥寥无几的坐椅也都闲置着，只有一个中年男子占着个座位低头看书。今日阴天，光线倒也合适，这一定是个等孩子面试的家长，不然谁会在上午7点多坐在冷冷清清的公园看书。我也拿出一本书落座，但马上觉得晨风太冷，铁椅的冰凉渗进衣服。

这时，背后传来嘹亮的哨音。我回头，见一个身材在岁月里走形的中年男子和一个小男孩对面站立，一起吹着好像是叶子制作的哨子。这哨声像装了扩音器一样嘹亮，我不由得好奇地走了过去。

他们是异乡人，他大儿子也是小升初面试，身旁的小儿子9岁。

父亲见我询问，便把哨子从嘴里拿出来给我看，看上去极普通的一片叶子，他放进嘴里一吹，那有意思的声音又飞出来了。我兴奋地问，这植物哪里找的？那父亲用手指说，就是这脚边，这些都是。又说，他小时候住的地方，有很多这样的草，大家都知道怎么玩，后来移居到这里，就没有见过这种草，今天偶然发现，就教小儿子玩。

这草没有高度，叶子像含羞草，但不会开开闭闭。茎比风琴线粗两三倍，贴地扩展，茎上长着足够丰茂的“豆角”，“豆角”好像缩小版的蚕豆，剥开壳，里面的“豆子”好像二号字体的立体句号。

我摘了一片现学现做，那父亲一边讲解一边示范。第一次没吹响。第二次做，那父亲继续挖掘第一次没讲到的注意事项，我一吹，还真的响起来了，而且响得很大方，很轻松，不费多少力，真是有趣极了。问那父亲这是什么草，他说他们那边土话称为“叫草”，学名叫什么他不知道。

别看这个破壳哨子看着简易，其实大有机关，要不是这父亲毫无保留地传授秘籍要领，我就算知道它可以制作哨子，给我整个春天的期限也研究不出这种能吹响的制作方法。我连续做了五个，失败两个，成功三个，这种称为叫草的草吹出来的声音是有辨识度的，虽然每一个“叫草哨子”声音都不同，但都很明亮爽朗，效果好的，响度竟似夏天的蝉鸣。

我摘下几十个“叫草豆角”，装进眼镜盒里，想着儿子面试出来后教他制作着吹，另一部分带到小区当种子。转头看到那个小男孩已经摘了好大一塑料袋的“叫草豆角”。我问摘这么多干什么，他说等一下哥哥出来后教哥哥玩。

他们在学校里紧张着，我们在草地上开心地制作着、吹着、收集着“叫草哨子”。

中午11点多，学校终于打开大门，把家长们放进操场接自己的孩子。儿子看到了我，慢吞吞地向我走来。我正冷，儿子却满头满脸的汗——他刚刚跑了1000米，他说，跑得肺也疼起来了，最后冲刺阶段还加速超了两个同学。

回家，我教他制作植物哨子，慢慢地，每一个细节都说清楚。我们合作做了三个，有的响，有的不响。第四个，他一个人关进自己的房间独立制作，出来的时候嘴里含着叫草哨子得意地吹，还很响亮。

我突然想起，这叫草是一种常见的草，我家小黑狗每天从小区遛圈回来，腿上都粘着“草种子”，一粒一粒，手很难取下，要用梳子才能梳落，我之前总是那么讨厌这种“草种子”，现在对它们刮目相看了。

野草长在地上时平凡无趣，但是制作哨子时，便是生活中的智慧和情趣体现，能反映一个人的精细动作能力，显出一个人的童心、见识，以及与自然的和谐、亲近。



总第5886期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 配图 潘妮子



回来吧，亲爱的妈妈

暖聚焦

◎水草

妈妈，刚才下班回家，不见了您的身影，我们一阵惊慌。幸好，邻居过来说，你婆婆叫我转告，她回老家了。

妈妈，自去年您腿脚不便以来，常念叨着，今后帮不了我们了，想回山里老家。我说，您总替我们着想，却不为自己打算，若回到老家，孤单一人，生病了怎么办？

妈妈，能做您的媳妇，是我的福分。我坦白，结婚不久，对于您也曾心存戒备。逢年过节，我只买些礼物看望您，就算尽了媳妇之道。而您，知道我要来，每次备好了我爱吃的土鸡肉、石斑鱼。我未进家门，已闻到食物的浓香。告别之际，您提着一大包亲手裹的粽子，叫我分送给父母。邻居说：你婆婆从昨天开始就忙开了，直念着，儿子媳妇要来了！听了这话，我好惭愧。

记得我生女儿的那天，下着雪，而您刚摔了一跤。我告诉老公，先不要告诉妈妈，等满月了，我们抱着孩子去看她。老公还是将喜讯告诉了您。不到两个小时，您身披雪花，提着大包小包，一拐一拐来到了医院。从此，您担起了洗衣、做饭、换尿布、打扫卫生……的家务重任，一干就是20年。

小小的蚯蚓

微视角

◎顾常平

手心向里，交叉十指，平胸缓缓地反推出去，慢慢地旋举过头，后仰，深吸一口气，弯下腰去，掌心贴地，贴住不动——很有几分成就感——腿、腰就酸起来了。正想起身，忽见前面的地上，有一条小小的蚯蚓。红色，缝衣针般大，要不是曲着身，应该也有缝衣针般长，在卵石缝间扭着身子微微地动。

这是暮春的一个早晨，阳光普照一切。照在人身上，照着的一侧有点暖，没照着的一侧还是有点凉——那种忍得住的凉。前一天一直下雨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，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停的。今天的太阳却很好，尤其难得的是天，一望无际的蓝，没有丝毫的雾霾。

在这样的早晨里，我在学校西边的院士公园晨练。公园里有条弯弯的小河，两岸杨柳着地，河里水草油油，让扭扭身、压压腿的我，特别的愉悦。

小河的西边有一条宽宽的路，两百来米长，小小的卵石拼成各种图案，用水泥浇筑而成。这样的路上哪来的蚯蚓？莫非，是从垂钓者手里逃脱的？每天清晨，都有垂钓者蹲在小河的两岸，不多，也就一两个。他们的鱼饵就是你这样的小蚯蚓。你逃脱了魔掌，就不能让太阳再晒干了你。现在太阳是不毒，但小小的身子，怎经得住长久曝晒？蹲下身子，小心地拈起你来，行几步，放到卵石路旁的青草地上去。放松拇指与食指，却不见小蚯蚓落下来——咦，你失踪了？

回身去找，就那么几步路，想是找得到你的。但竟是找不着你了，你真的失踪了。找不到还能怎么着，再往前走了。边走，边打自创的太极。我的太极是最好打的，只要轻轻地扭，柔柔地动即可，从头到颈，至双肩，至腰，像蛇一样地动，而双手不妨来几下“白鹤晾翅”。人也可以下蹲再缓缓地起来，再缓缓地下蹲。反正是怎么舒服就怎么弄呗。弄

毕，再弯腰，双掌着地——咦，怎么又有一条小蚯蚓，与前一条一模一样？那条蚯蚓是不可能过来的，垂钓者也不会一路掉蚯蚓，那么，小蚯蚓，你是从卵石间的缝里出来的？细细一看，果然。小蚯蚓的一小半身子，还粘在卵石间的缝里呢。缝里的泥土黑黑的，有点潮，而卵石已被太阳晒干了。

卵石虽是用水泥浇筑的，但几年下来，水泥的表层已风化了，卵石间的缝隙竟成了蚯蚓生存的空间，还长有细小的草，蒙着绿绿的地衣。时间、阳光、风、雨都是多情种子，它能让坚硬的水泥卵石路，变成小小的生灵暖暖的家。

虽然如此，却也不能让小蚯蚓这么晒着，它会被晒成干的。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。以前的岁月我见过太多被晒干的蚯蚓，在路上纸也似的薄。

就拈了它起来，轻轻放在旁边的草坪里去。蚯蚓落的位置不太好，在枯叶上。再拨它一下，就到了草间黑黑的土里去了。草下的土应该是肥的，有很多蚯蚓拱出的泥呢。想必，小蚯蚓，你也能很好生长的。

有一条，两条，必有三条、四条，我索性静下心来找蚯蚓。果然有，都一条一条地安置好。最后的那条看起来有些大，伸手去捡，却是一截铅丝，生了锈，弯曲着极似蚯蚓，就有一种受骗的感受。想把它捡起来丢到河里去，让它永不见天日。想想也罢了，它又没来骗我，谁叫我自己近视看不清呢。

如仔细地找，两百来米的小石子路，出来晒太阳的小蚯蚓肯定不少。但一看手机，离上班时间近了，只能回了。

回首望一眼走过的路，身旁靠河的水泥岸上，有一条粗粗的蚯蚓，被晒成了干，如标本一般。唉，可怜的蚯蚓，你想到河里去而终于没有力了吗？如果送你入水，你能活过来吗？你的生命力虽强，据说扯成两半都能活成两条命，但你毕竟不如一棵小草。小草枯了，水一浸，有很多是能活过来的。